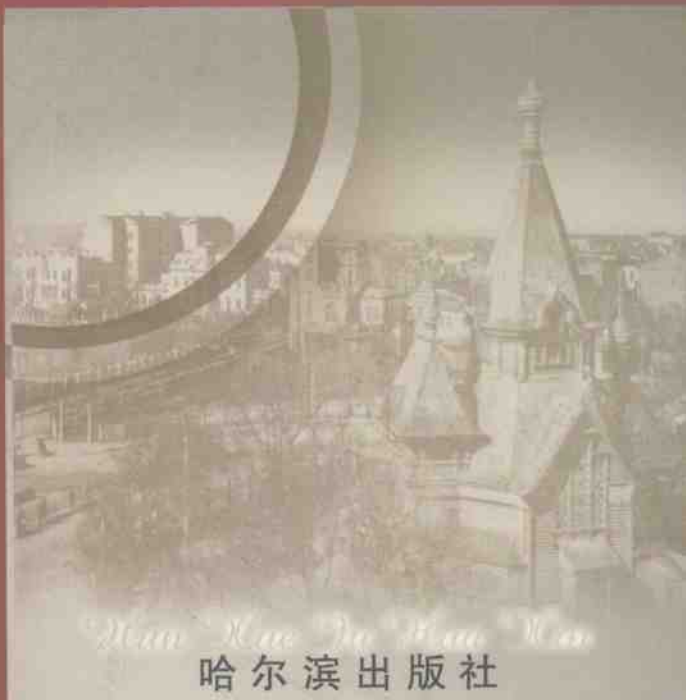


哈 / 尔 / 滨 / 城 / 史 / 长 / 篇 / 小 / 说 / 系 / 列 / 丛 / 书

混血菊花心

尚一 著



混血菊花心

尚 一 著

哈尔滨出版社

序

哈尔滨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并不太长，然而，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的时间却相当久远，且在这个名称出现之前，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北方民族就早已叱咤风云了。

他们以无畏的精神，征服了自然；用辛勤的汗水，开垦了荒原；凭坚毅的品格，建设了家园；藉英雄的气概，保卫了江山。他们在松江之滨，沃野之上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生活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，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，书写了气吞山河的华章，留下了彪炳千秋的辉煌。

哈尔滨城市历史之复杂，风貌之独特，生活之多样，在中国年轻的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。也正因此，它不仅拥有无比丰富的史实资源，也蕴育着色彩斑

斓的文学创作的矿藏。

哈尔滨的作家是幸运的，仅就哈尔滨多彩多姿的历史而言，他们不愁素材的匮乏，即使写上数百部作品，也绝不会与其他城市的作品在题材上雷同。

此次在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，由哈尔滨出版社和省作协老干部创作委员会，组织作家创作的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，就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再现哈尔滨历史的重大举措。

这次创作出版的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含有八部作品。一次同时推出八部长篇小说，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收获。这八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侧面，再现了哈尔滨昔日复杂的社会生活，对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思想文化等领域做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入的剖析，组成了系列的哈尔滨风土人情画卷，展示了往日的风云变幻，列强角斗，志士抗争，人事沉浮，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等等场景。

读者可以从《圣·索菲亚教堂》中感受到历史风云的变幻莫测，西方宗教的长驱直入，中外文化的冲突融合。从《混血菊花心》中透视出多国移民的生活境况，涉异婚姻的家庭场景，混血儿的心态轨迹。从《天净尘荒》中看到地下斗争的隐蔽神秘，接收改造的困苦艰难，民族命运的朝夕瞬转。从《血雨潇潇》中感触敌伪统治的野蛮残酷，文化剿杀的暴烈血腥，中华儿女的无畏抗争。从《高悬的匾牌》中追忆殖民经济的摧残挤压，民族业者的苦斗挣扎，

爱国人士的品格情操。从《万劫余生》中领略民族英雄的伟大风范，抗联战士的精诚忠勇，错案造成的难言苦衷。从《日出日落》中体验移民拓荒的艰难辛酸，建设家园的曲折苦乐，三大家族的事业沉浮。从《满洲人家》中痛见失去家园的苦难辛酸，日常生活的屈辱压抑，生存斗争的坎坷曲折。

这八部作品虽然融在一个完整的系列中，但在风格特征上又各有千秋。《圣·索菲亚教堂》的雄浑豪迈，大气磅礴；《混血菊花心》的古朴雅致，凝重洗练；《天净尘荒》的幽默诙谐，辛辣老到；《血雨潇潇》的扎实沉稳，有板有眼；《高悬的匾牌》的沉郁顿挫，有张有弛；《万劫余生》的凄凉激越，神完气足；《日出日落》的潇洒浪漫，自然流畅；《满洲人家》的委婉细腻，兴会淋漓……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历史小说是小说，不是历史。但是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必须认真、深入地研究历史，把握其规律和本质，感受其姿韵和律动，领略其特征和风采。

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，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天真女孩。因此，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，不能凭藉主观的好恶去戏说、胡说、瞎说。尽管作为文学的小说可以根据故事、情节、细节的需要，虚构或渲染，但总体上必须做到艺术上的真实，忠于历史并再现历史的本来风貌。

作家劳动的本质是创作，而并非记录或模拟。他可以

写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故事，但是必须是可能发生的故事。将这类作品列入历史小说之列，也无不可。

综观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丛书的诸多作品，总体上都具鲜明的历史色彩，在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描写上，也都力求再现当时的情景。然而，个别作品还缺少些历史的厚重感，对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营造得还不够浓郁，使人物和事件多少显得单薄了些。但，瑕不掩瑜。哈尔滨城史长篇小说系列的出版，无疑是我市文学创作的一大成就，它不仅为我们的文艺百花园增添了一片新的秀色，再一次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，也给了我市历史题材创作一个强有力的推动。如果我们能锲而不舍，一批批创作下去，哈尔滨文学艺术的更加繁荣或许会更快些。

历史是过去时代的回声，让今天的人们通过文学艺术倾听昔日的回声，了解城市的昨天，对于今天和明天不无裨益。

编 者

2002年10月

其实，这是一部采访手记，素材、资料整理。为创作多集电视剧《母亲的水獭皮领》，酝酿、构思以及拟纲过程。

约草于1993年初。正是转型、腾蹕、阵痛的历史时期。

时过境迁。但，意旨不菲。刻骨铭心。

一位文友看了，说：“当小说来读，也是蛮有味道的。”

我自知之明：“半成品，四不像。”

朋友鼓励：“噯，就要这个品种。”

“若按小说章法，内容、细节、文字都需较大加工。”

“别，那样，不见得耐嚼。还是‘这一个’为好。”

我动心。讪然将原稿送交文学出版社。

除了记叙“我”的创作活动——也



涉及家庭变故，核心内容为：

情实出自家乡，历史上称之为中西合璧、华洋杂处的国际都市。

在此生存、繁衍的汉、俄、日、韩等多个民族两代混血儿，其独特的生活际遇，跨国度悲欢离合的命运。切入战争、政乱与人性之主题。

抚今追昔，暮鼓晨钟。

故事围绕一条水獭皮毛领子铺陈、渲染。

美哉！硕领。乃整张水獭之毛皮鞣制而成。当它的母体于20世纪30年代始，为主人所捕获，众人皆惊喟为獭类之王。讹传系与某种大兽交配所产，神乎其神。

毛色棕褐，光泽柔润，坚挺，丰厚。底绒细密弯曲，高雅，瑰丽，俗称“菊花心”。

其性能极具灵奇：遇水不濡，落雪即融，凌寒愈暖，久磨从容。联想古诗《晚菊》句：“粲粲滋夕露，英英傲晨霜。”

由是，为该“四不像”品种冠以小说之名——混血菊花心。



第一章

1

惺忪中我抓过床头话筒。

“喂，老文啊……今天，井上饭店开业。特邀你……9点钟，我去接。”

是她，李华滨。我所访问、调查的对象，朋友。车辆厂高工、市政协挂职。

已过不惑，仍窈窕淑女。一袭运动员式短发，不焦不烫。谐衬一副椭圆形面庞。眼眶微陷，鼻梁稍凸，眸珠淡蓝。既具古仕女神韵，又呈洋美人风采。

一瞧便晓：混血种。

采访李工，目的在于了解其母——鲁雅菊。

观察雅菊中年照片，恰与眼下华滨相仿。趣在母似油画，女若水彩。



那鲁姓女士，乃是个经历奇特、背景陆离、行止乖谬之人物。天使与魔鬼融于一身，侠女、妖姬隐现变幻。夺锦伴湘累，青睞复切齿，一生命运多舛。

历史注定其悲剧结局。历史终还以清晰面貌。

她，激起我创作欲望。

初识华滨，一次政协常委会上。我以作家身份谋面旁听。会议议政，宽松和谐，谈锋甚健。波及“文革”，反思话题沉重许多。

一位中年女委员，雄辩提出“需要”说。伶牙俐齿，语惊四座。

阐述之观点：我党对“文革”早下定论，即错误发动，罪恶利用所引发的一场灾难，而愚忠与盲纯正是灾难繁殖的土壤，畸形幽灵诞生的产床。滥觞于腐朽的封建忠君、虚无的纯粹人性。

三忠于四无限。三敬三祝，万寿无疆。一句顶一万句。顶峰，绝对，最最最最。纲主宰，斗无穷，旧即修，异则反。叛徒党特务国，洪洞县无好人。横扫，砸烂，抄家，夺权，红色恐怖。古今一梦尽荒唐。辩证不辩证，历史不历史。需要唯心。

华滨的精辟论断，给我留下生色印象。有头脑，有魄力，怀瑾握瑜。

随之，我登门车辆工厂设计室拜谒。



当我托出创作意图，不料，华滨竟漠然处之。何故？后来，她披露，已有舞文弄墨者，为迎合时下流行口味，犹炒作电影明星绯闻，将其母写走了样，歪曲。恼人。敢情换取一笔可观稿酬。

我岂不一丘之貉？

有道是感人心者莫先乎情。凭一腔真诚，相续接触三百些时日，总算感化斯人。柳暗花明。称呼由“文先生”、“文作家”，到“文聿”、“老文”，昭示我铁杵磨针精神。

进而，她将珍藏多年的传家之宝——水獭皮领，捧给我开眼。声泪俱下描叙它的传奇故事。又把一些发黄了的历史照片，含报纸刊载，送我参考。都是“文革”中豁出性命保存的，浸沁血的哽咽。

我老文，受宠若惊。



2

升，降，开，合，进，出。我下了住宅楼电梯。

着羽绒棉猴，揣常备不懈笔本。下意识一扶近视镜梁。走出楼门，伫立街头。

正是元旦将过，“冻掉下巴”时辰。然而，严寒却退避三舍。

置身马家沟新崛起的高层建筑群中。马路上方，横挂排排彩旗，书就“祝贺”、“冰雪节”字样。

鳞次栉比大厦，皆披节日盛装，恢弘，炫烁。孰知，地基上曾精巧着木质结构园林小洋房。

久违的老字号、洋招牌，辉映着雄狮冰雕、圣诞老人雪塑以及大红灯笼、电子广告，重现街市。与早年所不同，外文译成汉字。而迪斯科、桑拿、卡拉 OK、KTV 包房之类，则是当今开放的新宠。

都市骄子——立交桥。远逝了人力车、斗子马、木炭巴克德、循“轨”蹈矩摩电等踪迹。桑塔纳、奔驰、凯迪拉克、的士、大巴……街尾相随，风驰电掣。

幸存而沉寂多年的教堂，那圆、尖屋顶，涂了新色，弥起生气，煌煌然，森森然。而灰飞烟灭于动乱中的圣·尼古拉——地球村珍稀的建筑精华，为世人平添几多叹惋与愤懑。

市场方兴未艾，人气如火如荼。企业家如松花江水，后浪推前浪。开着大林肯的房地产大亨，昨日还是“山炮进城腰扎麻绳”。摆摊嘎子，一跃百万富翁。也不乏沉重翅膀，飞起艰难。

三资新秀雨后春笋，原是老客。莫惊呼“鬼子进城”，质的飞腾。出国潮镀金归来的小丫，摇身一变外企老总。朝鲜狗肉馆乔装大韩美食城。理发店飙升美容、理疗、保健中心。

观念冲决桎梏，行为摆脱禁咒。吃喝玩乐，赏裸谈性。裤腿由喇叭改换锥形，嘴唇红而染黑。瞬息万变。包治性



病、特效减肥之广告，如雪花漫天飞舞。

万花筒般东方小巴黎，正循历史轨迹，日新月异。

9时整，一辆黑牌号丰田，停在面前。华滨下车，冲我做请的手势。

向来不喜妆扮，此刻似大彻大悟。略施粉黛，明铛耳环。墨绿呢大衣，绒嘟嘟，灿莹莹水獭皮领。丰神袅娜，雍容华贵。

宝领之披结，表明今日之举异乎寻常，盛大，抑或奇崛。

可能见我紧扶镜架，目光诡譎。她嫣然一笑，佯嗔地薅我衣袖，拽入车内。镜片迷蒙。拇、食指一蹭。

井上专车。除了司机，还坐着华滨女儿——一位青春妙龄，模样俏俊的女孩，可惜，严重弱智。

“小婕，问文叔叔好。”

听妈话，咧嘴傻笑：“维秀秀奥。”

我拍抚她的面颊，以示亲昵。

丰田轿子穿越马家沟、中山路、火车站、霁虹桥，直奔道里、江畔。

我无意浏览窗外景致，端详起眼前大衣毛领。啊，美丽的水獭皮领子！历尽沧桑半多世纪，传了三代。那灵犀一点的亮色，那撩人情思的菊花心，峥嵘如画。

透过毛面，我仿佛望穿革内——覆层不易辨察白布，拉锁镶边，襟扣环钉。布下为足壮皮板，板上用红丝线绣



着纤细字迹：

献给光荣的

妈妈 Мамочка 어어니 はは

俄式语风，四种文字。异趣横生。

每次见到水獭皮领，我都唏嘘、感佩不已。此刻依然。

3

蓝天，白云，玉树，琼枝。

丰田车傍公路桥，透西至江湾，停靠一耸大厦前。

西北有高楼，上与浮云齐。仰望 20 层庞然大物，雄伟，庄重，明快，绚丽。

正壁面镶嵌蓝玻璃幕墙，为当今建筑艺术特色。豪华门楣上方，宽阔雨搭墙面，凸现几个油黑大字——井上饭店このテスホテル。暂被红纱所遮，但字形可辨。

楼顶檐，横向并列绿色菱铁。瓦盖两端，分别矗着赭红色三角锥体与垂条竖杆的半圆穹顶。似不对称、谐调，却匠心独运，韵味无穷。

华滨送我的照片中，有几张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原居房舍。

那是一栋俄式洋房。完全木质榫卯。墙基高出地面两米有余，红松原木叠垒。外围空廊，雕栏画栋，四角各悬以阶梯。门窗棕红，方圆浑成，饰以牙花，精巧典雅。檐



上便是绿菱铁，两端便是褐赤帐篷顶、洋葱头。

此房背靠江堤，榆墙围成院落。五色花坛，丁香树丛，八角凉亭。东西两厢，仍木结构，澡堂、伙房。

四季景色，多姿多彩，玲珑斑斓。

该建筑小品，风风雨雨半个世纪，“文革”中被红卫兵摧毁。罪名：殖民加腐朽；修正并淫靡。

而今，原地址巍然屹立的，竟是中外合资一个实体，保留木房精粹。

可谓化“腐朽”为神奇！

4

刚下车，井上荣先生快步迎迓。

年近半百。梳平头，小鼻小眼，貌不出众。聪慧而又执著，精干不乏质朴。

藏青西装，金红领带，凛冽天气中矜持有度。微笑。30度三秒钟的鞠躬。谦恭，端庄。

热烈握手。倏地，他又拥抱了我。

“文先生，您的大驾光临，使我万分荣幸！要靠嗖 衣拉夏衣吧西塔——欢迎，欢迎。道遭 要劳西枯——请多关照。”

我刚称呼“井上先生”，被拒之。

“还是叫我关大林吧，大林。”



“大林……先生，您太客气了！”

华滨将女儿推前：“小婕，问大林爸爸好。”

听妈话，咧咧嘴：“达伦巴巴奥。”

井上双臂一伸，抱紧小婕肩头，轻轻地，脸贴脸。眼睛噙泪花。

小婕只管木然痴笑。

接下，井上动情地看华滨一眼，探头吻吻水獭皮领。虔诚，炽烈。

5

15年前。刚恢复高考，华滨便凭实力一举考入铁道学院。抚内心创伤，怀火样憧憬。将病态小女儿放心交给丈夫和婆婆，依依惜别平房区老五屯泥坯草盖小屋，晋京攻读。

大学二年，慈蔼婆母病逝。老人家回光返照之际，揭开一个出乎意料的史谜：儿子大林，原是日本遗孤。

二战末尾，混乱当口。一位身着和服的年轻孕妇，冒着8月骄阳，从市内马家沟逃到远郊平房地界，欲投奔丈夫。

可是，作为区宪兵分遣队长、恶魔七三一部队的鹰犬——井上一郎少佐，已剖腹报效天皇。

悲恸之妻，如无头苍蝇，东藏西躲。将胎儿坐草苞谷地。因大流血而辞世。



一位关姓农夫，邂逅，救起嗷嗷待哺男婴。襁褓中惟一纸井上家谱和一方针线密麻的布。

螟蛉子经养父母抚育，长大成人。读罢高中，品学兼优，正待升学深造，养父病故，家境拮据，便做了乡村小学教师。

适逢疯狂年代。

从市内被逐来老五屯俩雌性牛鬼蛇神，一老一少，与关家毗邻。三结合头头训示：小脚狼外婆和二毛狗崽子，强劳管制。厚道村民，多避嫌向远。造反有理的红后代，每每虐之请罪，“再踏上一只脚，叫她永世不得翻身”。苦不堪言。

大林母子并未觉叶枯根烂心不死，那根弦怎的也绷不紧，甚至于甘冒政治风险，掏心相处。

大批判唾星迸溅下，这对青年男女，迎着新曙光（平房公社的新名称），偷偷碰撞出爱的火花。亏得大林东洋血统尚未公诸于众。否则，后果更不堪设想。

小脚奶奶经不住灵魂与肉体双重触及，心衰命危。

大林一面应付复课闹革命，一面去南岗下坎拉小套、上医大卖血，赚几个小钱，给奶奶治病。怎奈，杯水车薪。

老人家留下遗愿，将水獭皮领颤颤地擎予晚辈。祈望相亲相爱，白头偕老。

守孝一年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好在沉重的空气渐致稀薄。相濡以沫，耳鬓厮磨。

